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  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甘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**希行** 最新力作

起点**500万**点击 粉红月票榜**第一**

知名插画家**呀呀**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# 娇娘

## 医经

陆

希行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行·著

# 娇娘

医经

陆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陆 / 希行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5.12

ISBN 978-7-5339-4319-6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1323号

责任编辑 徐 旻  
封面绘图 呀 呀  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 
责任校对 陈 玲  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陆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27千字

印张 15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19-6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  
CONTENTS

第五十一章	平叛 / 001
第五十二章	高中 / 025
第五十三章	争俏 / 050
第五十四章	荒唐 / 080
第五十五章	求赏 / 101



第五十六章	天谴 / 124
第五十七章	议储 / 154
第五十八章	等待 / 176
第五十九章	命运 / 203
第六十章	出嫁 / 228



## 第五十一章 平叛

程二夫人迈进家门，仆妇丫头们都忙迎过来。

“娇娘，娇娘你快去歇息……”她想到什么，又忙回头笑道，可身后早已没了人影。

“人家早走了，还用母亲您惦记！”程七娘说道，甩手先进门去了。

程四娘、程五娘以及两个妾侍都恭敬地待程二夫人进门才跟进来。

“夫人吃了酒了？”一个妾侍捧茶说道。

“是啊，盛情难却。”程二夫人笑道，一面接过茶。

“也不知道是对谁的情！”程七娘说道。

“不管是对谁的情，她们都少不了对我的情，对咱们程家的情。”程二夫人笑道，“靠着谁的情又有什么计较，反正我……”她坐下来倚着凭几，带着醉意拍了拍自己，“我在京中站稳了脚跟，而你们……”她又伸手指着程四娘、程五娘和程七娘，“你们姐妹也能说个好人家。”

闻听此言，程四娘、程五娘带着几分羞怯忙低下头回避，两个妾侍则很是欢喜。

“夫人，有人提亲了吗？”她们忍不住问道，“这也太快了吧。”

“快？”程二夫人笑道，“不快，可就抢不到手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这几天，已经有三家有这个意思了。不仅四娘五娘，连七娘都被问到了，等老爷好好查问了再说。”

女儿能嫁个好人家，就是这两个妾侍一辈子的心愿，闻言都双手合十念佛。

“都是托夫人的福，为她们费了心思。”两人说道，又催着程四娘、程五娘来道谢，姐妹俩依言带着几分羞怯上前谢过母亲。

“我才不用靠她嫁人呢！”一直安静没有说话的程七娘此时再也忍不住站起来喊道，转身跑开，两个妾侍忙要跟去劝。

“别管她，她还小，不懂。”程二夫人说道，看着程四娘和程五娘，“再说，她还能等，也不急，等个三四年正到年纪。而那时候，咱们家也就不单单靠着她了。”

两个妾侍点头，“夫人说得是。”

“七娘能等，四娘五娘可不能再等。”程二夫人接着道，“不过也不能急，咱们要好

好挑。”

程四娘和程五娘这时也不能再听下去了，红着脸施礼告退。走出程二夫人的院子，姐妹二人沿着路慢行，虽然才住了没多久，但看着这个宅院并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宅院新中有旧，养护得当的缘故吧。

“你可有想过，我们有一天要靠着她谋一门好姻缘？”程四娘说道。

程五娘叹口气，又笑了，“这世上的事，真的是想不到。”她说着话停下脚，看向一旁的屋子，程四娘也停下脚。

那边是程娇娘的住处。相比于程二夫人那里仆妇丫头众多，这里人很少，甚至比她们姐妹身边的丫头仆妇都少。但这并不是像以前那样，丫头仆妇们嫌弃避讳这里，事实上家里的人都恨不得在这里当差。

因为吃了酒，程二夫人睡了一下午，直到被程二老爷吵醒。听着外边的说笑，她按着头无奈地走出来，当看到院子里的彩灯时，立刻吓醒了。

“喜欢吗？五郎，爹爹特意给你买的，这是你的彩灯。”程二老爷抱着儿子笑道，程五郎高兴地举着手，挣脱下来，围着彩灯跑。

“你怎么给孩子们买了这个？”程二夫人喊道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价钱可不菲，她在这几日的宴席上，对于京中的吃喝玩乐已经有了初步印象。

“哄孩子高兴嘛。”程二老爷说道，一面让乳母看着儿子，转身抬脚向厅堂走去。

“哪有这样哄的？就要到上元节了，到时候街上多得是……”程二夫人急道，话没说完就被程二老爷拉进厅堂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她甩开程二老爷说道，“这东西也就应个景，过了上元节就没用了，又留不到明年，白糟蹋这钱干什么？拉下脸跟人要来的钱，还不用在有用的能生钱的事上！”

“我的钱，我想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。”程二老爷说道。

“你的钱？”程二夫人说道，“你……”

“没错，我的钱，所有的这一切，都是我的。”程二老爷说道，伸手指了指四周，一面将几张文书拿出来抖开。程二夫人带着几分疑惑接过，看到了不由得惊讶惊喜。

“哎呀，真的有这么多啊。”她喃喃，一面忙翻看，“除了太平居有其他人的，另外几个可都是她一个人的！”

“我不是让你看这个！”程二老爷伸手指了指文书，又在程娇娘的名字上点了点，“看这里。”

“这不是还是这个吗？”程二夫人皱眉说道。

“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”程二老爷亦是皱眉，伸手点着文书，“这个的意思，就是我的！”

夜色深深，程二老爷屋内的烛火还没熄灭。看着几案上的文书，程二夫人终于抬起头，“这些东西，她肯给吗？”

“肯？”程二老爷失笑，“她是我生的，连她都是我的，她的东西难道不是我的？这是



天经地义，说破天也不能违的道理。”

“老爷，我不是不懂，而是，这不是跟别人家不一样嘛。”程二夫人不无担忧，“娇娘她……可不好惹。”

“不好惹？”程二老爷捻须冷笑，“怎么？告了亲长伯父不够，她还想弑父不成？”

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只是……程二夫人犹豫迟疑，“那去和她说，把文书改成你的名字……”程二老爷打断她：“你又犯糊涂了不是？怎么能改成我的名字呢？”

程二夫人有些不解抬头看他。

“改成你的！”程二老爷微微一笑说道。

我的！程二夫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伸手抚住心口。

“你想啊，别籍异财。咱们程家可是不分家的，我的，那岂不是大哥他们的？”程二老爷接着道，“但，你的，就不是大家的了，到时候说是你的嫁妆出息。”

“我，我的嫁妆才多少……”程二夫人喃喃，“那，她也可以说是她母亲嫁妆的出息……”

“呸！”程二老爷啐道，“她先有的这产业，然后才去江州跟大哥争嫁妆的，不如说她在京城是用你的嫁妆奉养来得真切，就算是个场面样子，也得做足全套！”

程二夫人“哦”了一声，程二老爷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“怎么，你不要啊？”

程二夫人的视线又落在几案的文书上。不要？不想要的才是傻子吧？

上元节很快就到了，这是年节最后一次热闹的时候。

“妹妹说不去了？”给孩子整理过衣衫的黄氏惊讶地问道，面前的丫头点点头，“半芹姐姐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怎么不去了？原本不是连位子都占好了吗？”范江林从内室走出来问道。

丫头摇摇头，“半芹姐姐让叮嘱老爷您，说晚上去玩的时候要看好少爷，拐子多。”

范江林点点头，摆摆手，看着丫头退出去了。

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去看看吧。”黄氏说道，范江林点点头。

等黄氏进了程家的门，程二夫人才知道。不过她也没什么好生气的，门房护院都是程娇娘的人，把持着程家的大门，而内宅里又是一个丫头把持的，看住门握住财，那就是当家。不过，这种状况很快就要变了。

程二夫人的视线落在面前的一个锦盒上，顿时心跳加速。她伸出双手，一遍遍地抚摸锦盒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一把将锦盒打开了。其内只有几张轻飘飘的纸，程二夫人伸手拿起来却似乎有千斤重。文书上盖着鲜红的印章，其上的名字从昨晚拿到之后就一直看一直看，看到现在都有些陌生了。

彭青娘。

谁叫这个名字呢？这么好听的名字！程二夫人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夫人，这样会不会惹怒大娘子啊？”一旁的仆妇忍不住说道，“当初，她可是为了嫁妆把大老爷都告了的。”也正是这一告，把大老爷一家扯进泥坑，害得一家老小差点



闷死。

“那不一样。”程二夫人说道，“那是因为大哥要昧下她的嫁妆，我可不会那样。”她看着手里的文书，抽出来一张，迟疑一下，又抽出另一张，再迟疑，最终停下手，“到时候她出嫁，我可不会那么小气。这些足足地给她，保证让她风风光光的。在家吃的喝的用的，她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我把她当菩萨供起来。”

可不是菩萨嘛，生钱散财的，仆妇心道。

“我知道，她心里不会高兴。”程二夫人说道，“但是呢……”她视线又落在文书上，伸手抚过，眼里带着几分迷醉。财帛动人心啊……

“母亲。”门外传来程七娘的声音，打断了程二夫人和仆妇的谈话。程二夫人忙将文书放回锦盒，程七娘已经迈进门了。

“为什么不去看灯了？”她问道，“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”

程二夫人伸手招她来身边坐下，“你不知道，这上元灯节很乱的，你父亲才听人说了，每年都有专拐小孩子的。咱们初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就在家赏灯，等明年再去街上。你父亲又特意给你买了一盏灯，足足有房子那么高呢。”

程七娘顿时欢喜，“真有房子那么高？”

程二夫人笑着点点头，“你父亲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更何况，你四哥二月就要考试了，还有你父亲初进京来，又有些官司，所以咱们要避讳一些……”

程七娘“哦”了一声，点点头。而此时在程娇娘屋中坐着的黄氏听了程娇娘的解释，也点点头，“原来是因为这个，四郎君的事要紧，老爷的事也确实是该避一避。”她说道，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程娇娘施礼道谢，“让哥哥嫂嫂担心了。”

黄氏忙笑着还礼，一面起身告辞而去。

夜色蒙蒙的时候，街上已经人满为患了。入目皆是灯笼，更有形状各异的高大灯山。对着城门上的皇帝施礼，待皇帝落座，御街上的官员家眷们便也都各自入座，或者游玩赏灯。

“感觉今年有些不一样呢。”坐在彩棚里的秦夫人慢慢说道，看着外边的灯山人海，一面回头问身边的仆妇，“程娘子家真没来？”

“没有，程娘子家没来，周家也没来。”仆妇再次说道，一面扳着手指，“就连那个范军监也没来。”

“感觉少了好多人似的。”秦夫人笑道。

“可不是少了好多人嘛。”旁边的一个夫人恰好听到这句话，笑道，又伸出手，“你家十三就没来。”

秦夫人笑了，“要考试了嘛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

“别谦虚。”那夫人打趣她，又道，“高家没来，陈家也没来。”

秦夫人点点头，因罪外放的高凌波自然不会来，而因为灾情民乱越来越严重，陈相公也无心嬉乐。



“这么一说，怪不得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呢。”秦夫人笑道。

“可不是不一样。”那夫人说道，又看了看宫城门那边，“今年咱们还能多一个小皇子呢。”

秦夫人笑着也向宫城门上看去。想必皇帝陛下一定很高兴吧，虽然去年有日月双蚀，又有雪灾民乱，但相比这些，他自己身体健康且还能得皇子，这就表示他福寿延年。对于皇帝来说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

“陛下，您看那边。”宫城门上裹着艳丽斗篷的年轻妃子笑盈盈道。

“冷不冷？”皇帝没顾上看风景，而是握着她的手低声问道。

“站在陛下这边，一点也不冷。”安妃笑道。

看着面前恩爱的二人，坐在后边的贵妃几乎握断了指甲。皇后因病没来，以往可都是她陪在陛下身边的。不就是怀了一个龙胎吗？瞧这得意的，谁还没怀过！

不知道安妃又说了什么，前边的皇帝发出朗笑。

好事！这可真是好事！但这不是她的好事，什么时候立了太子才是她真正的好事！

“殿院大人什么时候走？”贵妃低声问道。

“定了二十三。”身旁的侍女低声答道。

“走之前我得见见他。”贵妃说道，侍女应声“是”。

“平王殿下下来了。”那边有人禀告，伴着一阵骚动。贵妃忙看过去，见身披锦袍头戴金冠的少年亲王大步而来，四周的人纷纷施礼。

“过个年，又变了个样。”贵妃笑道，看着儿子掩不住欢喜。

五彩琉璃灯下，少年亲王对着皇帝施礼，皇帝含笑叫起，身旁的安妃避开，父子二人站在一处说话。

还是这场面让人看着舒心，贵妃含笑坐好。

与宫城门上的热闹相比，宫内就显得有些冷清，此时皇后殿内正传出轻咳声。

“娘娘的身子还是要注意的。”看着被宫人喂了几口茶汤的皇后，晋安郡王嘱咐道。

皇后笑了笑，“不如你也给本宫从那程娘子那里要些点心吃？”

晋安郡王亦笑了，“娘娘能开玩笑，儿就放心了。”

“你真打算外出？”皇后问道。

晋安郡王点点头，“儿就是来辞别娘娘的，过了正月，儿就走了。”

皇后看着他一刻，“怎么想开了？”她问道，“因为谁想开了？”

“为了娘娘和庆王。”晋安郡王说道。

皇后笑了，笑声引得她又咳嗽起来，“一会儿去太后宫里，她爱听你说这些话。”

晋安郡王笑着应声“是”，又道：“不过有句话，儿只能和娘娘说。”

皇后“嗯”了一声，一面由宫人喂茶。

“月食之前，日食之后，还有太白经天。”晋安郡王说道。

这句话传入耳内，皇后愕然抬头看向晋安郡王，同时喉头一紧，不由得连声咳嗽

起来。

旁边的宫人吓了一跳，“来人，来人，快去取娘娘的药来。”

门外侍立的内侍宫人顿时惶惶而去。

皇后的咳嗽声渐渐停了，“玮郎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

晋安郡王点点头，“天象之事，臣不敢欺天，也不敢妄言。”

皇后神情变幻，“那这件事怎么没人知道？”

“看到的人不多。”晋安郡王说道，“时候短，看到的人自己也不太确信。”

皇后坐直身子，“是那程娘子？”

“不，司天台。”晋安郡王摇头，不容置疑，“是司天台。”

他重复两遍，皇后愣了一下，不由得笑了笑，室内沉默一刻。

“好，本宫知道了，你且放心去吧。”皇后说道。

晋安郡王叩头应声“是”：“多谢娘娘，让娘娘费心了。”

门外脚步声响起，伴着宫人内侍的声音，“药，来了，药来了。”

晋安郡王起身低头离开了，皇后由近前的宫人扶起，一面看着门外拥进来的人，一面若有若无地笑了笑。

“费心？”她慢慢自言自语，“也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，不用谢。”

二更天的时候，程家的宴席散了，家里上上下下都来院子里赏灯。虽然院子里摆着两座灯山，但大家还是忍不住向往外边。

“观灯要办三四日呢，这几日人多，等最后一日人少了，父亲应该会让咱们去看的。”程四娘安慰程七娘道。

“我去和父亲说。”程七娘说道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程四娘一把拉住，“父亲母亲和……姐姐正说话呢。”她说道。

说起这个程七娘就有些不愿意了，说什么话，还要把她们都赶出来？

而此时厅堂里听到程二老爷说的话，半芹和婢女勃然变色。

“老爷，你说什么？”她们又惊又怒地看着程二老爷。

“我们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们两个婢子插嘴！”程二老爷竖眉喝道。

婢女亦是眉头一竖，就要抬脚上前，却被坐着的程娇娘伸手拦住。她看向程二老爷，微微一笑，在里外交映的灯光下笑容粲然，“父亲说得不错。”

“二叔！您怎么能这样？”在厅堂里等候多时的程四郎一见走出来的程二老爷便立刻上前。天色已经大亮了，原本这个时候他应该在读书，距离开考已经不足一月，就连昨晚他也只是和家人一起吃了晚宴，并没有赏灯就回去了。但当天不亮的时候，听到小厮传来的消息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了。

“那是大妹妹好不容易才挣下的产业，二叔您怎么能……怎么能……”

程二老爷拉着脸瞪他一眼，“你读书读傻了？你不知道律法吗？”

“可是二叔，那，那种事民不告官不究的……”程四郎说道。

程二老爷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民不告官不究，那是没事的时候。”他说道，一面伸手指着外边，“咱们家的事还少吗？我为什么会被人弹劾？她为什么会被人揪着要打要杀？还不是她自己行事乖张给人留下了把柄！”

程四郎不善言辞，又一向尊师敬长，被程二老爷这一番话说得脸色通红。

“那，那明明是因为二叔您先行事不端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“竖子！”程二老爷喝道，“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”

程四郎一哆嗦，低下了头。

“瞧见没有，瞧见没有，这都是她的缘故。不敬天地君亲，让你们一个个的都学会了。”程二老爷满腹怒气，来回踱了几步，“乡下小儿就是买块地都知道搁在祖父、父亲名下，更何况她一个女儿家……做出如此荒诞的事还有理了！为了更换这文书不被人知道，我还费了力，破了财，求了情呢！你还来问我我怎么能这样？我怎么能这样？那你说，我该怎么样？竖子！倒敢来教训我这个长辈了！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给我滚出去！”

程四郎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忙施礼掩面退出去了。

相比于程二老爷的态度，也是一大早就赶到程娇娘这边来的程二夫人的态度则好得多，“娇娘，这都是为你好。”

“夫人真是说笑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抢了别人的东西还是为了别人好。”婢女笑道。

“娇娘是别人吗？”程二夫人立刻反驳，带着几分不悦看了婢女一眼，“老爷是别人吗？”

婢女看着程二夫人笑了，“夫人变了。”

看似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程二夫人却听得明白，她的脸微微一红。这是说以前自己别说对程娇娘了，就是对她这个婢女都恭敬有加，如今文书一换白纸黑字产业到手，态度就立刻变了，可见是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底气十足了。

“如今跟以前不同了。”程二夫人一句话含糊接过，不再理会婢女，继续劝程娇娘，道：“如今你风头盛，你父亲又初来京城根基浅，不知道明里暗里多少人盯着咱们，想要败坏你的名头，败坏你父亲的前程呢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又是这句话……程二夫人不由得看着她。自从昨晚老爷挑明这件事后，这女子并没有大怒，更没有大吵大闹。当时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起身离开了，他们夫妻二人一晚上没睡好，天不亮就急急地过来，却不想这女子竟然还没起身。看来她昨晚睡得还不错，那么，真的……没事？

“娇娘，这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咱们程家好。”程二夫人重申。

“那这些为什么不挂在二老爷名下，反而是你？”半芹忍不住说道。

“这正是为了娇娘啊。”程二夫人忙道，“要是挂在她父亲名下，那岂不是程家的了，是大老爷的了？你父亲没有二心，但可保不准程家的其他人啊。”

半芹咬住下唇，要说什么，又觉得无话可说。

看着屋中沉默了的婢女，程二夫人心中难掩几分得意。所以说合情合理，谁还能说什么！“娇娘，你放心，这些都是做个样子，并不是真的都成我的了。”她一脸慈爱地说道，“这些都是你的，还是你说了算，半芹娘子还是大掌柜，将来你出嫁，也都是任凭你带走的。”

屋中还是一阵沉默，这让程二夫人觉得有些口干舌燥，好似自己在唱独角戏，“娇娘，你不信我？我和你父亲……”

“我信。”程娇娘打断她说道。

啊？程二夫人有些意外，抬头看她。

“你信，我就信。”程娇娘说道，看着被推到面前的几张文书，这是被程二老爷换下的写有她名字的那些。

“半芹。”她唤道，婢女应声“是”，跪坐过来拿起文书。

“烧了吧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烧了？程二夫人惊讶地伸手抚住心口，半芹也惊讶地看向程娇娘。然而婢女却没有丝毫反应，只应声“是”，不带一丝迟疑将文书投入一旁的火盆。

眼前一阵烟雾，几张文书引燃卷曲转眼化为灰烬。

就这样？程二夫人还有些怔怔。

“夫人还有什么事？”婢女的声音将她拉回了神。

“啊，没了没了。”程二夫人忙道，一面起身，“娇娘你有什么要的，只管让人来和我……”她的话音未落，就见一旁的婢女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忙改口，“和半芹说，需要做什么也只管和我说。”

婢女看着她没有说话。

这个屋子里的人都怪怪的，程二夫人再也不愿意久待，忙告辞出来了。

真的就这样了？这么简单？程二夫人还有些不可置信，忍不住回头看。

“不这样还能怎么样？”程二老爷闻言“哼”了一声，“天经地义的事！也就她这种不守规矩的能做出这事来，还要我这个当老子的费心善后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吐一口气，倚着凭几坐好，带着几分愤愤，“想想她从小到大给我惹了多少麻烦！克死老太爷，克死她母亲，又累害我仕途不顺。”

“可是现在你仕途顺了嘛。”程二夫人提醒道，“这可是因为她。”

“那是因为陛下仁慈圣明！要不然，我现在还在御史台蹲着呢。”程二老爷竖眉。

程二夫人笑了笑不说话了。女儿程七娘对程娇娘如此不喜，归根结底是怕被夺去父亲的宠爱。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对于这个女子，她真是又羡慕又害怕，又想亲近又心存厌恶。

“别胡思乱想了，如今已经尘埃落定，你安排人去和有关的那些人说清楚，免得他们胡言乱语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累害了咱们。”程二老爷说道。

程二夫人应声“是”，乐滋滋地看那个锦盒去了。

到了灯节最后一天，程七娘还是没能如愿去街上赏灯，直气得她在家中好一顿闹。

但程二夫人忙得脚不沾地，根本没空理会她。与此同时，程二夫人娘家送来的十个奴仆终于到了，程二夫人如虎添翼，忙忙地分派她们，几个留在身边，几个则打发到店里。

“添人？”当看到被突然送来的人时，几家店的掌柜都很惊讶，“不缺人啊。”

看着婢女依旧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程二夫人的理由却说得越来越顺，也越来越有底气了。

“做戏做全套嘛。”她笑道，“都是做个样子，让他们在这里帮个忙打个杂充个场面就行，别把他们当回事。”

“半芹娘子，这，这，真的就换东家了？”吴掌柜问道。

“要不然呢？这次又不是外人，是‘内人’，咱们内人难道要闹起来吗？给谁看啊？”婢女说道。

“是啊，天伦大义，礼法律例摆着……”其他掌柜的叹口气道，“又能如何呢？”

店里的人事就这样看似不经意地被稍微变动了，而涉及股份红利的几人也收到了新的文书。

“这……”范江林看着递来的文书，带着几分恼怒拍在几案上，“我就知道肯定有事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黄氏问道，一脸忧愤。

范江林闷闷一刻。怎么办？这种事程二老爷做得合情合理，他除了找个机会背后狠狠地打程二老爷一顿外，别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这打自然也是打不得的，闹起来，不仅坏了自己的前途，还要累害妹妹。

相比于知道些许程家父女内情的范江林来说，李家烟火铺这边就简单多了。看着被递来的文书，李大老爷有些恍然又有些愧疚。

“惭愧惭愧，是我疏忽了，差点害娘子不孝。”他忙道，一面接过更换好了的文书，一面让人把自己家这份找来，当着程二老爷派来的管事的面烧了。

“知道就好，要是你家的子孙如此做，你会怎么办？更何况如今我家老爷和娘子又被人盯得紧……”程二老爷的管事面带不悦道。

“那自然是非打断腿不可！”李大老爷斩钉截铁说道，一面又忙躬身施礼，“请娘子 and 老爷千万恕罪。”一面说话一面奉上一个大大的红包，程二老爷的管事顿时喜笑颜开，收了红包乐滋滋地告辞了。

“可是，怎么又放在了她继母的名下呢？”李茂皱眉说道。

“别忘了，程二老爷只是二老爷。”李大老爷说道，一面捻须，“二老爷倒是不二，还会玩这个把戏……”说到这里他打个激灵，目光扫过厅中的人，“说起来，咱们家也该查一查了，看看家里这些人的媳妇的嫁妆，这几年都生息多少。”

此言一出，厅中好几个人面色变了。在一个不分家的大家族中，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耍些手段的多得是，自己妻子的嫁妆出息自然是十分管用的说辞。程二老爷会这样做，李家的子侄们自然也会，没想到这一纸文书竟然勾起了李大老爷的心思，看来这个年到此也就结束了。

厅中其他人的心思李茂并不理会，他以前不做这种事，如今更是看不上这些蝇头小利，只是看着李大老爷铁青发狠的面容，皱起了眉头，“程二老爷耍耍的把戏，他心里清楚，父亲您也清楚，那，程家大老爷心里就不清楚吗？”

程四郎将手里的书卷扔下，站起身来，愤愤地踱步。

“少爷，快要考试了，您别慌啊。”书童担忧地说道。

“我没慌，我就是气不过。”程四郎说道。

“少爷，大娘子不是说要您安心读书吗？她没事的。”书童安慰道。

程四郎停下脚，“她有事又能怎么样？心里再难过也不与人说罢了。这种事，哪有不难过的！”

“那又能怎么办？”书童怯怯地问道。

是啊，怎么办？程四郎又来回踱步，“反正我是一定会作证的，我会替她好好看着。等娇娘出嫁，这些产业他们一分也别想留。要不然，要不然，我不会善罢甘休！”对，他一定要好好看着，到时候如果他们出尔反尔……读书，一定要考中功名！到时候替妹妹出头！程四郎又疾步回到几案前坐下，拿起书卷。书童松了一口气，才要蹑手蹑脚地走开，见程四郎又猛地坐起身来，“不行。”

“少爷，又怎么了？”书童无奈地问道。

“我还是要先写信告诉父亲。”程四郎说道。

京中几家店换了东家名字的事毕竟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且也并无影响，但有心的外人还是在第一时间知道了。

“程二老爷的动作可真够快的。”高凌波笑道。

“夜长梦多嘛。”幕僚笑道，“这一次这个程娘子可是吃了个哑巴亏，有苦也说不出。”

“自食其果。”高凌波说道，“谁让她一开始不思虑周全，还大大咧咧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，狂妄自大。”

“况且也怨不得别人。”幕僚笑道，“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“没错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如此我也就放心了。”高凌波说道，一面坐起身来，“我不在京里，你们要做的要紧事只有两件。”

见他神情肃穆，在座的幕僚以及亲近下属都忙坐正身子聆听。

“第一，借着这次灾情把晋安郡王支派出京。第二，三月之后请立太子。”

幕僚以及下属都恭敬地应声“是”。

“您真要二十三就走啊？”一个下属抬头说道，眼中满是不舍，“不如立春之后吧，这天寒地冻地赶路，我们这心里实在是难受啊。”

高凌波哈哈笑了：“让别人心里好受了，我就该不好受了。”他说到这里又是一顿，“还有，平王以及宫里的贵妃你们都要多照看些，要说不放心，我还真不放心他们，尤其



是贵妃……”

正月尚未过完，因为延误灾情致使民乱被贬谪州郡的高凌波果然离京了，走得突然又低调，只有几个近亲挚友相送，一人一车几个仆从。

“可怜？”皇帝“嗯”了一声问道，拭泪的贵妃一个激灵，“哪里是可怜，想想那些因灾流落的民众，那才是可怜呢。”她愤愤说道，“亏得他还有些心，没搞得离京还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相送。”

“都是不知民间疾苦久居高位的缘故。”皇帝笑了，摇头感叹。

“是啊，这次让他出去见识见识。”贵妃说道，“也好知道民间疾苦，知道陛下的不易。”

皇帝再次笑了，“瞧你说的，倒不像是亲人，是仇人了。你就舍得？”

“陛下，正因为是亲人，臣妾才更为恼恨呢。”贵妃说道，“他是臣妾的亲人，臣妾一心指着给他长脸添光，结果出了这等事，丢的是他的脸面，也是臣妾，还有陛下的脸面。人家私下会说是陛下纵容、任人唯亲，平白无故受连累，臣妾恨死了。”

皇帝笑着又叹口气，“但愿他能知道朕的苦心。”

见皇帝高兴，贵妃便冲一旁的宫人递了个眼色，那宫人忙近前道：“陛下，娘娘，晚膳准备好了。”

皇帝点点头才要说话，门外有官人急匆匆进来，“陛下，安妃娘娘身子不舒服，召太医，请陛下过去瞧瞧。”

贵妃闻言色变，再看皇帝果然一刻不停地站了起来，“怎么好好的又不舒服了？”他皱眉说道，一面吩咐摆驾。

看着一众人急匆匆而去，知道今晚皇帝是不会回来了，贵妃气得将金盞扫落在地，“整日拿这个当手段，小心一语成谶。”

“娘娘，太医已经说安妃这个是皇子了。”宫人低声说道。

贵妃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皇子怎么了？本宫当初也是皇子，那时候皇后还掌管后宫呢，本宫难道这样闹过？”

“安妃怎么能跟娘娘比？”宫人忙道，又左右看了看，“不过，有人说安妃这次的皇子怀得不凡。”

贵妃嗤笑，“是皇子，是龙胎，自然不凡。又不是民间凡妇，在宫里还搞这个把戏，真是……”

“娘娘，据说安妃怀胎时梦到了太白星入怀。”宫人低声说道。

贵妃坐直身子，将手中的金盞拍在几案上，柳眉倒竖，“呸！她可真敢说！”

而在另一边，安妃屈身跪下来，杏眼含泪，伸手拉着皇帝的衣袖，“陛下，真不是臣妾说的。”她哽咽道，“臣妾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，臣妾自恨身子弱，怀个龙胎也这样三天两头的不便，以至于人后流言……”

“身子弱有什么流言！”皇帝皱眉说道，看着梨花带雨的安妃，再看她已经隐约隆起



的腹部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“起来吧。”

安妃哭着道谢起身，“臣妾太娇气了，所以才有人在背后笑臣妾金贵，说臣妾怀的孩子金贵，陛下，臣妾可不敢当的。”

其实，又有什么不敢当的，难道朕的血脉还不能是个星宿下凡吗？皇帝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，不过这话可不能说。

“好了，你管不得别人，还管不得自己宫里的人吗？”皇帝说道，伸手拍着安妃，“先把你身边的人管好，外边的传言自然会灭。”

安妃点点头，“陛下不要生臣妾的气。”

皇帝哈哈笑了：“这种事，有什么好生气的。朕的血脉，本就金贵！”

“臣妾也觉得呢。”安妃闻言笑道，一面用手抚着腹部，“这个孩子真难伺候，总是折腾臣妾。”

正热闹着，门外有内侍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“陛下，有急报。”他说道，一面躬身将手中印有中书急报印章的文书递上来。

这时候的急报？“哪里的？”皇帝问道。

“是茂平路的。”内侍低头说道。

茂平！皇帝心中微沉，已经察觉没有好事，迟疑一下还是伸手接过，打开一看，不由得面色一僵，接着身子一晃，整个人竟然摇摇欲坠。

“陛下！”安妃大惊失色伸手相扶，两边的宫人内侍也都拥上来。

皇帝强自坐定，一面摆手示意自己没事，一面张口要说话。却见口一张，一口血喷了出来，尖叫声划破了宫城的夜空。

正月末的冬夜气氛随着御街上急促的马车声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这次是谁？”宫门前有几双眼窥视着过去的马车。

“是平王的车驾……适才陈相公的车驾已经过去了……”

这边低低地说话，那边又有马车疾驰而来，但这一次却被拦在了宫门外。

“郡王殿下，没有圣谕，夜晚不得入宫。”皇城禁军神情木然地说着禁令。

四周的视线落在掀起车帘的年轻郡王的面容上。

“庆王总可以吧？”晋安郡王说道，指着身后的庆王。庆王显然是被人从睡梦中拉起来的，此时又在车中睡着了。

禁军还是摇了摇头，没有丝毫迟疑。

“你们好大胆，庆王怎么能入宫？”晋安郡王竖眉喝道。

“庆王殿下可以入宫，但您不能。”一个禁军首领慢慢地说道，“如果庆王非要入宫，那请您下车等候。”

“庆王怎么能自己入宫？”晋安郡王车驾边的内侍尖声喊道，回答他的只有似乎更多了的禁军。

晋安郡王看着层层宫门，冬夜里其内黑压压一片，最终叹口气放下车帘，马车掉转